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孟子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劉紳

孟子通卷十二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語録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
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
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

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出史記廉頗傳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食色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輔氏曰章首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深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凡於事物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矣○通曰錯綜者分經緯不差毫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斟酌者量淺深不差毫髮

故未嘗膠柱而調瑟若枉尺而直尋是昧輕重之大分膠柱而調瑟是失輕重之大權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氏曰春秋末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爾謂為曹君之弟者趙氏誤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語録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輔氏曰陳氏是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

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

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去聲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錄孟子此段發意如此大抵只合在徐行後長上

而要知工夫須自理會只在此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辯力行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通曰孝悌天性也堯舜之道不出於性分之外孟子俾曹交歸而求之性分之中雖卻曹交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

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曰問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

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呌號而遽怨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詞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為不同也歟○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小弁之怨與大舜之怨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詩三百篇之後有離騷

凡幾千百言甚不忍言怨而不能不露一怨字嗚呼知騷之所以為怨則知詩之所以為怨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石埊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鈃（音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上聲）聒不舍（上聲）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輔氏曰此蓋聖學不明人雖有善心而不知所以為之之道故反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蔡氏曰按此章與首篇首章相為表裏見得孟子凜乎義利之辨其嚴如此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人不得不嚴其防也○通曰自常情觀之可冀其事之有成者似不

必論其心之有異君子之論不徒于其事而必于其心所以嚴理欲之幾而著興亡之本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錄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役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鄙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之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而亦有可受之理歟○通曰君子之交不徒在於幣而在乎志之所存何如耳季子欲之鄒而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之平陸各可以觀其志孟子或報或不報固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有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

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脱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通曰明智也決勇也忠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達德存焉豈衆人所能識哉　○尹氏曰

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也宜乎其言若是

通曰淳于髡以孟子去齊未為仁孟子謂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豈必不去而後謂之仁髡以有賢則必識之孟子則謂大子之去齊亦豈髡所能識哉此尹氏所以曰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壹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

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禄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平聲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

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繆哉輔氏曰郜子可謂善治春秋者孟子雖取桓公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通曰五伯罪大功亦大今之諸侯大夫無膚寸之功有丘山之罪況逢君之惡者隐然尊其惡於未萌是陰欲亂其國於未危者也罪莫大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愼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語録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説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别列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来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

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考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通曰事合於理而非心在於仁則雖當理而猶不能無私心故不徒引之爲當理之事且引之存仁人之心然則上章所謂逢君之惡者何人哉此之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者何人哉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通曰上章專言戰此章兼言富與戰上章言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此則言今之事君者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富與戰兩章只是一意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

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取以取與强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中

之一字重之非中也輕之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平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强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其無事則不知以鄰國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强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强之術故深抑之○通曰禹之治水去害丹之治水爲害丹即洪水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

曰此與論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永嘉陳氏曰此可以言不敬而却謂之不亮蓋不信實者必苟且自欺也　通曰或曰亮與諒同即君子貞而不諒之諒孟子之言若與夫子不同何也愚曰須要看孟子一執字貞者正而固也固守已有諒之意已包執持之意合孔孟之言觀之不貞不諒不可執也諒而可執可知其貞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輔氏曰強謂有強力可辨事者戰陳之事皆在其中有知慮謂能計謀如縱横捭闔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能言之士也此三者皆戰國之所尚而善信之士所不屑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通曰輔氏提出予既已知之矣一句其說本自南軒張氏蓋此六字正是訑訑病根集註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八字政是解此六字蓋凡學之不進皆坐此病而況為政者乎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去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通曰用一己之長者以治一己而不足來天下之善者以治天下而有餘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舜之為政亦只是有以來天下之善而況不如舜者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云衛靈公問陳孔子曰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

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彼已之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爾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上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户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

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通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者又只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活水衮衮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涸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禀食

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者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錄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来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取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判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要熟須從這裏過○永嘉陳氏曰更常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

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盖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録

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也傅説而下則皆上智之事也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横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具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具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

（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輔氏曰憂患則知警戒知警戒則心體流行而不息是生道也安樂則怠肆怠肆則心死矣心死則身亦隨之）○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通曰尹氏此熟字即是上文熟字謂人須從貧與憂戚過始可謂之熟熟即是仁尹氏謂天使人貧賤憂戚是天欲熟人之仁夫仁到熟處極是難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尹氏之說蓋體本文必先苦其心志然後動心忍性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語錄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

解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語錄不屑之教誨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通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通卷十三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

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錄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焉而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

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唯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　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閒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閒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語録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既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

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或問存心養性之說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錄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

矣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功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功夫養性無大功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旣分理與事言末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修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

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語錄

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通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語錄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亦不妨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相似○通曰集註必提起此命字曰命謂正命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語錄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

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使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理了徒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通曰集註謂此章以發前章末句未盡之意蓋前章末句言立命修身以

俟所謂正者在吾修身上而命即在此故曰立命此則掠下一等為未能修身者言之故特發出正命二字正命是天所為非人所為前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語錄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賢為聖利害甚明○通曰義理失之則無以為人故當求然亦我所固有故可求富貴利達身外物不必求況有命焉不可求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語録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通曰此一反字只是略檢點不是湯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錄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强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通曰集註以為反身而誠則仁者要見得誠即是仁反身有未誠即有未仁蓋真實而無妄曰誠全體而不息曰仁非誠自誠而仁自仁也強恕求仁即誠之之功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通曰下兩節都從萬物皆備於我一句說來備則萬物在吾身本無欠缺體此理而實是自然純乎理而自無欠缺者也行此理而以恕是勉

强求合乎此理而惟恐有欠缺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輔氏曰著有明意故集註以為知之明察有微意故以為識之精蓋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强恕而行次也此章實承上章蓋下等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

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輔氏曰集註兩說前說指機變之人言之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恥之意前一說痛切後一說較緩恥其不能而為之則無不能矣恥其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世之人往往不能強於為善故吝於改過甚至於諱疾而忌醫者多矣故程子因以是警之○

通曰兩節須看各章首兩人字前章言人不可無耻謂恥是人心所當然者此言恥之於人大矣謂恥是人心之本然者既謂之人當有羞恥之心而能有之則能為改行從善之人然存乎人者本自有羞恥之心但存之則可為聖人為賢人失之則為禽獸矣何以為人哉讀者當悚然也○後章專為為機變之巧者言蓋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

周夫子拙賦政是深取此一巧字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若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勢雖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以勢而驕夫士士以勢而狗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通曰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即集註所謂相成之意但彼專為隱者言此則包士之隱顯言使當時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相交而為泰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鈎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按禮韻牛刀反下同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輕重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

通曰有以自重者德之尊人爵之榮不足尊也有以自安者義之樂外物之誘不足樂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去聲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

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通曰感動奮發者為善之情降衷秉彝者本善之性庸常之人失其性教而後善故感發必由乎人上智之人不失其性不教亦善故感發惟由乎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通曰孟子時在梁故稱趙孟之貴與韓魏之富然其貴也非天之良貴無足道者其富也或有自滿之意則亦無過人之識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通曰孟子此語本易所謂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雖其間畧有不同然孟子所謂佚道生道皆説道也説則不怨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皡胡

老反

驩虞與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歴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平聲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䆧（勇主反）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音真又見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或問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

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語録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通曰集註所引程楊之說皆以如天形容王者之氣象愚竊謂殺之而不怨以下是說王者之民君子所過以下是說王者之於民王者之民如天之萬物雪霜之而物不以為威春風之而物不以為德物之各正性命而不知其孰為之者王者之於民如天之於萬物先儒云一則神兩則化化以天之氣言神以天之理言氣之所經無有不化理之所為莫測其神王者之化之神即天也上下天地同流萬物囿於一天之中自變自化自無止息自無欠缺非如伯者之功若衣有小綻器有小漏則小補之而已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卭人之聞太王之為仁人伯夷太公之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者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通曰必學而能者由夫人之質有純駁也必思而後知者由夫人之氣有清濁也良知良能皆無所由者天命之性非氣質之性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通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而知又能之所由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長長雖一人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通曰親吾之親長吾之長若出於一人之私違之天下無不知親親長長者所以為天性之同也所以為仁義之公也輔氏以為有待於建立人極綱紀人道者則說到立愛立敬去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通曰觀舜於一有見聞之時不

若求舜於未有見聞之際蓋其本心固自湛然天理固自渾然所以一有所感而其應如水之沛然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錄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所不當欲者便要於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

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通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病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通曰慧而能達乎天理之正是為德之慧智而能達乎人事之變是為術之智即下文所謂達疢疾即下文所謂孤臣孽子也大率與動心忍性章同意故集註合而言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狥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則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

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通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

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下文又曰有大人者蓋均之為民而此則為天之民均之為人而此則為大德之人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音現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通曰乾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

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輔氏曰自己不能不愧不怍則雖有父母兄弟而亦不能有其樂雖有睿明之才而亦何以為教哉○通問詳集註之意一樂衆人之所大願二樂聖人之所大願二樂非特聖人能之衆人皆可能也特在乎人能克己焉爾能克己者蟬蛻人

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顔子之樂是也孔子之樂可幾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通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謂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樂自是性外之樂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是性中之樂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君子是

通聖人而言所性是說生来承受之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

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語録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刬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水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狠底心便没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

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清和潤澤有天象豐厚盈溢有地象四體不待吾言而自曉吾意有天不言而四時自行象所以程子曰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畆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畆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輔氏曰無此說則人往往將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畜許六反養去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易斂皆去聲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昬暮叩人之門戸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

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是真箇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進也語錄此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

若道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不得○通曰集註意以為前兩節從道上說後一節從學上說道必有本學必有漸道愈大而本愈深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積之必有其漸為之必要其成學者之所以至於聖人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或問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誠意正心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輔氏曰程子主敬便是為善之說又教學者以静時工夫也動静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乎聖人之學矣○通曰無所為而為謂之義有所為而為謂之利此所謂

利與善之間者有所為而為善雖善猶利也是故君子之於善也將為之際在明義未為之先在主敬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語録莊子數稱楊子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錬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忍

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陁骨反如突陳城之突言穿也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音鐸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

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

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户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以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録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子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

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人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通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通曰人心亦皆

有害衆人所同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吾人所獨也人而不如衆人之害其心則過於衆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介有分辨之意如此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閔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輔氏曰程子論孔子於夷齊之清却言其不念舊惡以為微顯闡幽之意故集註亦以孟子此說為發明下惠之和而不流○通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

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侍講名希哲字源明河南人○通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故集註於彼曰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於此則曰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語錄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説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語録惡知二字為五霸設也輔氏曰註云竊其名以終身不自知其非真有凡假之者無不然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章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而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謂合天下之心以為心而在我無一毫適莫之私意也然此豈一朝夕勉強而能哉非道全德備具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通

曰孟子二語是以伊尹之心絶後世亂臣之心

集註二語是以天地之心發伊尹爲臣之心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禄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通曰君子之學皆有用之學故不特用之有益於人雖未用亦未嘗無益於人之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夫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語録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善未見於所行方見於所存也○輔氏曰仁體也義用也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得時得位則舉而措之耳○通曰孟子而尚字皆為士而言然尚友之尚又自尚志而來立志不高則其取友亦必不高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羮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禄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

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通曰臯陶則但知有天子之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或曰是雖設辭然臯陶既執之舜烏得而竊之南軒先生曰臯陶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以申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夫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羡延面反文也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

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語録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通曰居天下之廣居孟子凡兩言之一為儀秦氣勢之盛而言一為王子氣體之異而言然則舉凡外物之大無有大於吾心之仁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

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而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後可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

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語録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踐形而獨不言色有此形即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性即理之謂也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又曰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通曰形色天性衆人皆有之今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衆人皆有所不可哉西銘曰

踐形惟肖者也蓋人之賦形與物不同圓顱本自肖天方趾本自肖地貌言視聽思本自肖五行能踐之可為克肖之子不能踐則為天之不肖子矣何者形色之中無非天理聖人能盡人之理故可踐人之形而無愧於為人衆人於理有一之未盡則於形有一之未踐是名為人而實有愧矣須看集註無歉二字便見得孟子一可字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巳乎

巳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巳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

毋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取絹反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葢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是已

語録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告顔子以博文約禮告曾子以

一貫此所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録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通曰孔門四科顔淵冉閔皆以徳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徳而顔曾為時雨化之

何也蓋自顔曽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顔曽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狥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語錄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見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前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須知得是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雖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

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通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默不能藏四字最要體認蓋君子教人但授之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之以得之之妙是默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是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通曰道非身外物故以死相從而不離若以道殉人則可離矣可離則為外物而非吾身固有之道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平聲意之不誠者通曰君子之心誠於教人而受教者之心不誠則亦君子所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獘語錄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

思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通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又過用其心者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閒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以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心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通曰觀西銘可以知理一而分殊觀太極圖可以知一本而無偽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物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

也

通曰通書愛曰仁通曰智由其用以原其體也此曰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由其體以究其用也

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孟子通卷十三